

长篇历史小说

明代大太监魏忠贤，在皇宫内外翻云覆雨，上下其手，权势显赫，大臣于股掌之间，其为害之烈，祸国之烈，为史上之罕见。他是如何从一个小小太监，一步步成为

魏忠贤

国家大敌的，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他在国政上的任意妄为和荒淫无耻？大明江山的破败，让继位的崇祯皇帝如何行事……

王红玲·著

华夏出版社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长篇历史小说

明代大太监魏忠贤，在皇宫内外翻云覆雨、上下其手，玩弄皇上，大臣于股掌之间，其为害之重、祸国之烈，为史上之鲜见。他是如何从一个小太监，一

魏忠贤

步步成为国家大蠹的？是什么造就了他在国政上的任意妄为和荒淫无耻？大明江山的破败，让继位的崇祯皇帝如何行事……

王红玲·著



华夏出版社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魏忠贤 / 王洪玲著.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14.6

ISBN 978-7-5080-8127-4

I. ①魏… II. ①王… III. ①长篇历史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09208 号

魏忠贤

作 者 王洪玲

责任编辑 高 苏

出版发行 华夏出版社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兴达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三河市兴达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4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2014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20×1030 1/16 开

印 张 18

字 数 284 千字

定 价 30.00 元

华夏出版社 地址: 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 邮编: 100028

网址: www.hxph.com.cn 电话: (010) 64663331 (转)

若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王红玲

女。河南新蔡县人；河南省作协会员。先后在《青年导报》、《河南新闻出版报》供职。做过记者、记者部主任。后调《时代报告》杂志社任总编助理。曾获《河南日报》“金融杯”二等奖；在《时代报告》杂志发表报告文学《生命的绝唱》，成功推出河南省“共产党员学习的典范”张可山。发表报告文学、人物传记、人物通讯数十万字。现专职从事文学创作。

目 录

第一章

泰昌帝饮红丸一命呜呼 移宫案李进忠引火上身…………… (1)

第二章

盗国宝老阉人犯下死罪 魏朝弟讲义气舍身相救…………… (21)

第三章

帝奶娘客印月喜新厌旧 魏忠贤靠菜户平步青云…………… (39)

第四章

小魏抓住情敌妒火难平 把兄弟恩将仇报杀恩人…………… (59)

第五章

朱由校选秀女垂青张嫣 客印月起妒火从中作梗…………… (79)

第六章

宽怀仁慈铸成千古之恨 为夺权恩将仇报杀恩师…………… (99)

第七章

魏大珰投其所好搞内操 廷臣争斗化贞痛失广宁…………… (119)

第八章

客印月把持后宫害贵妃 皇帝钟情木工不问朝事…………… (141)

第九章

魏阉矫旨弄权一手遮天 东林党弹劾宦官魏忠贤…………… (163)

第十章

冯铨献计杖死郎中万燝 众阁臣被挤兑权落东厂…………… (185)

第十一章

打败仗熊廷弼身陷图圈 东厂借题发挥狂整东林…………… (205)

第十二章

结党营私潘汝楨捧阉官 九千岁被拥戴建祠树碑…………… (227)

第十三章

潇洒皇帝落水一病不起 张娘娘勤照料力挺新帝…………… (247)

第十四章

崇祯帝肃瘤毒重整河山 贼阉人客氏女命归西阴…………… (267)



第一章

泰昌帝饮红丸一命呜呼
移宫案李进忠引火上身

夜色像一个黑色的帷幔，笼罩着雄浑巍峨的紫禁城，使戒备森严的皇宫更加神秘幽深。喧嚣了一天的宫廷沉睡在夜幕里，除了御花园里几只秋虫啾啾，四周静悄悄的，到处是一片静谧。月牙儿还没有出生，垂挂在天幕上的几颗稀疏的星星眨动着眼睛，俯瞰着岌岌可危的大明帝国沉静背后的荒淫和血腥争斗。

在紫禁城乾清宫里，却是灯影婆娑，烛光摇曳，太监宫女们神色肃穆、脚步慌乱，大明内阁首辅大臣方从哲、户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韩爌、礼部尚书东阁大学士刘一璟、吏部尚书周嘉谟、礼部右侍郎孙如游、光禄寺丞左光斗、给事中杨涟守候在殿外，焦急不安地翘首以待。

空气沉闷得令人窒息。

一出惊心动魄而又激烈的权力之争，正在悄悄地拉开序幕。

光宗皇帝朱常洛躺在龙榻上，鹅黄色的龙凤锦缎夹被盖住他那浑身发热的躯体，只见他嘴唇发紫，面色赤红，焦躁不安。片刻工夫后，鸿胪寺丞李可灼进来，手里捧着一粒红如鸡血、光滑如珠的红药丸，送到朱常洛面前。

朱常洛已经急不可待，不等待奉太监将水递过来就起身接过药丸放入口中，从侍奉太监手里夺过水杯猛吞一口，脖子向后一仰便一饮而尽。

看着光宗皇帝服下红丸，李可灼和太监们知趣地离开了暖阁。李选侍一只手攥着一个黄色丝帕，一只手提着水蓝色罗裙来到床前，眨动着那双勾人魂魄的眼睛，钻到泰昌帝的怀里。朱常洛伸手抚摸着李选侍光滑柔嫩的脸蛋，身子蠢蠢欲动想行房事。然而，红丸药并没有使他雄性勃发，反而整个身子如同掏空精髓吸干了元气的空洞躯干，毫无任何反应，看着面前貌若天仙的妃子却力不从心。

他头上冒着冷汗，挤出一丝抱歉的笑意：“真是委屈你了。”

“只要皇上万寿无疆，臣妾死不足惜。”李选侍娇媚地说。

“真是我的好爱妃。”朱常洛抚摸着她那乌黑的头发，颤抖着嘴唇。

李选侍看着时机已到，摆出一副风流娇媚风情万种的样子，抓住朱常洛的手轻摇，撒娇地说：“皇上不是曾经答应过我，要加封我吗？你都许了多少回了！”

“爱妃放心，朕已命他们在殿外候旨。来人！”

秉笔太监王安急忙跑进来。朱常洛说：“宣方从哲、周嘉谟、刘一

璟、韩爌、孙如游、左光斗、杨涟觐见！”王安命贴身太监魏朝宣几位大臣到暖阁觐见。李选侍很明智地退出暖阁。几位大臣奉旨在殿外已恭候多时，听宣后鱼贯而入，跪在床前叩头问安：“恭贺皇上龙体圣安，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天子朱常洛眼里一丝亮光一闪即逝，随即抬了抬手说：“众爱卿平身。”

“谢陛下！”

“尔等皆为顾命大臣，宣众爱卿进来有事相商。李氏选侍在身边伺候多年，一直没个封号，我已继位，后宫不能无人管理，加封李氏为皇贵妃如何？”

此时李选侍正在暖阁门口偷听，听到此话猛将太子朱由校推入：“快去，让你父皇封娘为皇后！”门帘掀起，众大臣惊愕。皇太子朱由校站在门口，诧异而又惊恐地看看李选侍，又看看几位大臣，茫然不知所措。

众大臣得知皇帝宣他们进来是为了商量册封李选侍，心里叫苦不迭：皇上八成是糊涂了！这都什么时候了？一天往厕所跑数十趟；眼看着躺床上卧床不起；万寿节不得不取消；六部九卿、顾命大臣日夜守候在乾清宫寸步不离，唯恐皇上遭遇不测。可是，您倒好，刚上任才几天呀！不问政事，黑更半夜提什么册封之事？唉！但是，大家全都缄默不语。养心殿里死一般寂静。

沉默片刻，礼部右侍郎孙如游“咕咚”一声跪倒在床前进谏：“皇上，万万使不得，如今两宫太后、皇太后以及王才人的谥号俱未加封，先封贵妃，定会引起后宫非议。请皇上三思，人言可畏呀！”

杨涟说：“皇上圣体欠安，需要好生静养，不宜费神操劳。”

其他几位大臣也纷纷跪倒在地劝说：“二位大人所言极是，望皇上三思而后行！”

朱常洛突感心情烦躁，体力疲惫，眼皮抬不起来，摆摆手示意他们起身：“时间不早了，尔等请回吧，我亦感很累，等日后再议吧！”几位大臣正欲告退，忽听皇上喊道：“李可灼在哪里？快宣李可灼送红丸来与朕吃。”

方从哲一听，冒死斗胆进谏：“陛下，李可灼不是医生， he 说是仙药，却无人尝试，不知深浅，请皇上慎用啊。”

朱常洛欲火难平浑身发热，却又软弱无力。他顾不了许多了。

此时，李可灼已经将红丸捧进来，放入皇上手中。

朱常洛再次吞下红丸，微闭双眼，养精蓄锐，幻想着红丸能使他聚集力量一展雄风。

夜已深，几位大臣看皇上一意孤行不听劝阻，叩头后便离开乾清宫。等大臣们走后，朱常洛只觉得胸腔似火，浑身痉挛。突然，一个满脸络腮胡子的彪形大汉，手执一根又粗又长的枣木棍棒，穷凶极恶地向他扑来，挥舞着木棒朝他头上砸去。朱常洛手捂胸口惊恐万状地惨叫一声，“哗”地喷出一口鲜血，瞪大两眼直挺挺地倒在床上气绝身亡。

看着众大臣离去，李选侍重又回到暖阁，听到皇帝的惨叫声，吓了一跳，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来到床前，发现锦缎被子上有鲜血，再看看朱常洛，瞪着两只恐惧的眼睛一动不动。她轻声地唤一声：“皇上，皇上。”没有回音，伸手在皇上的鼻翼下试探一下，没了呼吸。李选侍大惊失色张大了嘴巴，但她急忙用手捂着嘴没喊出来……

泰昌元年（1620）九月初一凌晨，只当了一个月皇帝的光宗帝驾崩，那年他才三十九岁，还没顾得建立功勋，就抛开了至高无上的皇权、享受不完的荣华富贵和临幸不完的美女妃子，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李选侍知道，现在不是哭的时候，她一下子冷静下来，脑子飞速地转动，要想一个万全之策。在皇帝没死之前，一夜往茅厕里跑几十回的时候，她就已经问过自己多少次这个问题：如果皇上死了我将依靠谁？唯一的指望就是挟持小皇帝。按照大明“有嫡立嫡，无嫡立长，无子立弟”的律例，现在皇帝死了，皇长子朱由校继承大统是毫无疑问的事。而朱由校就在她身边，只要牢牢地抓住朱由校，她就抓住了一切。

李选侍来到暖阁门口，探头朝外观看，一眼就看到憨头憨脑、壮得像头公牛似的老太监李进忠。这一发现，让她对局势有了新的估计和判断，她决定赌一把，不管是输赢，她都要赌。李进忠年纪已经不小，粗壮的身材，一脸的憨相，平日里对她是言听计从，也没什么鬼主意和坏心眼，应该是个可靠之人。反正她现在也没有可靠的人用，破釜沉舟吧！便把他叫到暖阁内，在他耳边轻轻地说了几句话。

李进忠憨厚地使劲点点头后，匆匆走出乾清宫。

李进忠走后，李选侍大放悲声，嘴里喊着：“不好了，皇上驾崩了！”众太监宫女听到李选侍的哭声，纷纷跪在暖阁外号啕起来。顿

时,乾清宫上下一片哭声,悲戚之声震天动地,打破了沉静的夜空。王安第一个冲进来,他一边安慰李选侍要节哀保重,还有很多后事要处理呢,一边派人立即将此事通报给首辅大臣方从哲、刘一璟、韩爌、周嘉谟、孙如游及杨涟,让魏朝通知内宫准备白布、孝衣,张罗挂长明灯,吩咐人给皇帝守灵。

李进忠出了乾清宫沿着宫墙一路小跑出了宫门,由于过分紧张和剧烈运动,出了一身臭汗。他喘着粗气,抬起胳膊用袖子擦了擦头上的汗,缓行几步接着跑起来。为了皇帝的遗孀,他要去干一桩惊天动地、违背大明朝老祖宗的规矩的事,这无疑是在冒险,如果翻船被人抓住,就要杀头掉脑袋。他心里非常害怕,一颗心“咕咚、咕咚”地跳着直想蹦出来,唯恐有人看破了他的秘密将他拦住拿下。

他从一个无名小辈一下子跳到了政治舞台的风口浪尖上,这是他从未奢望也不敢奢望、做八辈子春秋大梦都没想到的事。然而,命运连给他考虑的时间都没有就稀里糊涂地把他推到这艘经不起一点风浪的贼船上。以一个小小的选侍欲夺取大明江山,无疑是在以卵击石。稍有风吹草动就会全盘皆输,他就会成为刀下鬼,任人宰割。

他一路走一路琢磨,虽然他知道自己这一宝押得很不保险,但是,他别无选择,只能走下去。想想自己前半生的经历,真是心寒至极,从一个倒马桶、扫马圈的太监到侍候王才人和皇太子的伙食,他经历了漫长而又难熬的岁月。从进宫到现在,他一直是在最低层服侍最不受待见的王才人的饮食。可怜的王才人,因太子爷瞧不起她的出身,生下儿子不但不让见面,还把她打入冷宫,还要受宠妃的凌辱、虐待。这个李选侍也太黑了,仗着自己受宠,太子和母亲见面必须经过她的同意,她不但不让他们母子见面,还当着皇太子的面,用佛龕把王才人的头砸得血花四溅满头开花。王才人悲愤交加、伤口发炎而死。王才人被李选侍整死后,他陪着太子朱由校又成了李选侍的奴才。他不仅没恨她,反而有一种说不清楚的喜悦——他的身份和地位因王才人的死而提高。侍候宠妃和侍候不招待见被打入冷宫的妃子有着天壤之别,他觉得自己比以前尊贵多了……日子刚有一点起色和希望,哪曾想到,光宗皇帝连龙椅还没焐热乎,这么快就驾崩了。不过,李进忠没有幸灾乐祸,反而对李选侍抱有一丝同情:那么娇艳的一个美人,就像一朵刚刚开放的花朵一样娇艳欲滴,轻轻地就守了寡,如果新帝念其曾经抚养过她封她个什么妃还好,如果新帝记恨其害死生母,一怒之下就会把她打入冷宫。他曾经到过冷

宫，目睹了冷宫那些曾经如花似玉娇媚可人的美女在漫无边际的煎熬中遭受着生不如死的迫害，花儿一样的美人就那样无声无息地凋零至死……李进忠在为李选侍着想的同时，也在为自己盘算——他想赌一把。他天生就是一个赌徒，二十二岁，因赌博被人追着要债，老婆跟别的男人跑了，女儿送人当了童养媳，一狠心将自己的淫根剁掉当了太监，这会儿他又犯了赌瘾，心里痒痒的，想在宫中再赌一把，他认为这是老天赐给他的一次机会，说不定一步登天呢！

李进忠一路跑一路想就来到了通政司，他要为李选侍行使第一个命令，通知布政司从今日起：将所有的奏折、进谏、文书先送到乾清宫由李选侍阅览后，再由新皇上阅览。通政司值班左参议官王碌接待了他。王碌不认识李进忠，问道：“公公安好，这么晚了来这儿有何要事？”

李进忠自报家门说明来意，然后清清嗓子说：“通政司王碌接李选侍口谕：皇帝已经驾崩，遵照皇帝遗嘱，即日起，凡有奏折、各官员进谏、各省文书信件，一律先送达乾清宫李选侍阅览，再由新皇帝御览。”

听说皇上驾崩，王碌吓坏了，紧张得快要窒息，直打哆嗦。但是他不知乾清宫现在到底是什么情况，又不敢问，只有答应遵旨。

李进忠办完了这一桩事，觉得自己就像一个钦差大臣，非常神气又非常高傲。高高在上的威严、权利的欲望，从那一刻开始在这个小人物心里膨胀，他决定沿着这条路走下去，不再回头。

就在后宫忙光宗皇帝后事的时候，通政司使臣张其政也是夜不能寐，那一段时间宫中情况特殊，新皇帝刚登基，而且身体有恙，满朝上下皆不得安生，随时听候宫中差遣。所以，他很晚才睡下。刚睡下，就听到门外插门声大作，他在屋里大声问谁在外边插门，门官在门外回道：“通政司左参议官王碌有急事奏报。”他急忙穿上衣服，来到客厅见到王碌，只见王碌浑身筛糠似的，上牙不停地打着下牙。

“我说你哆嗦什么呀？出了什么事了？”张其政看着属下这没出息的样，不耐烦地问道。

“不得了啦！”王碌颤抖得话都说不好了，“皇帝驾崩，李选侍差一个从来没听说过的叫李进忠的太监来传口谕，从今往后通政司的大小奏折、进谏文书均先送给李选侍阅后，再由新皇帝御览。你看这……”王碌话没说完，想把这个包袱扔给通政使。

通政使张其政听后也惊得目瞪口呆，望着王碌发了一会儿愣，有

点不相信地问：“有这事？”

王禄说：“下官不敢有半句虚言。”

停了一会儿，张其政说：“我知道了，你先回去守着，我和其他几位大臣商量一下再作结论，这几日你先按她说的办好了。”王禄得令后颠儿颠儿地走了。

这事非同小可，直接牵扯到皇家政权，小皇帝是否能够顺利登基、权力将会落到谁手的问题。他不敢有丝毫怠慢，慌里慌张地跑到首辅大臣方从哲的府邸，将王禄的话一字不差地向他说了一遍。

方从哲已经接到内宫奏报，正在为此事忧虑，他对张其政说：“知道了。我前脚刚从宫里回来，后脚乾清宫的太监跟着就来了，还没喘口气的工夫皇帝就晏驾了。唉！真是短命皇帝，才继位一个月呀！这个李选侍动作够快的呀！”

“怎么办？难道真的听命于一个妇人摆布？”

方从哲沉思片刻，把身边的贴身管家方孝仁叫来：“你带一个弟兄，骑一匹快马，快去通知大学士刘一璟、吏部尚书周嘉谟、大学士韩爌、礼部侍郎孙如游，就说有急事相商，让他们务必速速到我府上来一趟。”方孝仁转身走了。

片刻工夫，方孝仁就回来了，说几位大臣现在都已经在刘一璟大人的府上，还有光禄寺丞左光斗、都科给事杨涟。方从哲听后摇摇头，让家人备车也赶到了刘一璟大人的府上，见面行过礼后分主宾坐下。

“皇帝凌晨刚晏驾，李选侍就派李进忠到通政司，说是遵皇帝遗嘱，今后所有奏折和进谏都要先送给她批阅后再由新皇帝御览。当前形势严峻，大家各抒己见，想想应对措施。”方从哲向大家说明了他来的目的。

皇帝驾崩，几位大臣都先后接到司礼监的奏报，听了方从哲叙述后大家都倒吸了一口冷气。

杨涟怀疑此话的真伪，说：“天子会将天下托付给一个妇人？这话听上去有点勉为其难。你们信吗？”

周嘉谟说：“她这是想挟天子以达到垂帘听政的目的。”

左光斗说：“如果不早点做出决断，将来假借以抚养之名，行专制之实，恐怕武氏之祸又要重演了。到那时再想制止就不好说了。”

众大臣听左光斗这么一说，心里都有些紧张。杨涟说：“不如这样，早朝我们为先帝哭灵祭奠时，把太子哄出来，当即让太子继位，再

把小皇帝抢出来。”大家都认为这个办法再好不过。

几个人一直商量到天亮时分，身穿素装直赴乾清宫而来。乾清宫外庄严肃穆，走廊上的灯笼已经换成了白色的，几道黑色的幔布垂直落下，挽联上写着皇帝千秋永垂不朽的字样。文武百官聚集在乾清宫外的丹墀上，吵吵嚷嚷地在议论着什么。周嘉谟、左光斗、杨涟等人不知道怎么回事，走到近前一问才知道，李选侍吩咐李进忠及手下的几个贴身太监手持木棒把守宫门，不准大臣们进入乾清宫哭灵、瞻仰先帝的遗容。大臣们怨声载道，斥责声、呼喊声一片。

杨涟说：“这还了得？”

他朝把门的太监大喝一声：“皇上召我等在此恭候，今晏驾。皇长子年少，你们阻挡宫门不让入内哭灵，是什么意思？”

有杨涟伸头，群臣中立即有人响应：“就是，连百官哭灵都不让进，成何体统？”

把守宫门的太监听杨涟说是皇帝让他们在此等着召见，拿不定主意，只得让他们几人进去，到皇帝晏驾的暖阁哭泣。

左光斗等人在暖阁哭泣了一会儿便出来了，在暖阁外转悠一圈，希望能够找到朱由校。但是，他们搜了几个屋子都没见朱由校的影儿，他被李选侍藏起来了。

这时，李选侍从暖阁出来，见到几位大臣，她俨然一宫之主，把他们请到议事厅，企图与几位大臣共商国是。

几位大臣相互看看，用眼光交流意见。杨涟毫不客气地质问李选侍：“太子在哪里？我们要见太子。”

李选侍对几位大臣的心思一目了然，说道：“太子不在这里。有什么事情与我说吧，我来转告。”

左光斗说：“现在皇帝驾崩，朝廷不能一日无主，要太子早早继位才是，继位后才能处理先帝的后事和朝政。”

李选侍怒视几位大臣，厉声说道：“我已经说过了，你们有什么事情与我商量，我会将你们的话说与他听。皇帝尸骨未寒，你们就不把我放在眼里，难道想欺负我一个妇道人家不成？”她说着由怒而转悲，哽咽啜泣起来。

杨涟说：“与你说是何意思？名不正言不顺吗！我们几个都是顾命大臣，行天子之职，希望你还是把太子交出来即位，统领朝政。”

李选侍愤愤不平，用鼻子“哼”了一声，起身拂袖而去。几个大臣面面相觑，不知该如何是好。

首辅方从哲说：“实在不行，等李选侍主动移宫后再说？”

杨涟说：“那不可能。她根本就没有住在乾清宫的理由。如果她坚持垂帘听政一直就住在这里不移宫怎么办？”

大家沉默不语，一时没了主意。

这时，杨涟突然想起那个冒死到通政司假传圣旨的太监李进忠，李选侍之所以有恃无恐，就是因为手中还有皇长子这张王牌，而保住这张王牌的关键人物就是仗着有几个从小伺候太子的贴身太监为她出力卖命！他眼睛一转，让人把李进忠找来，用愤怒的眼光瞪了他好大一会儿。

李进忠虽然心里不服，还是被杨涟的气势压倒，瞅得他心里发毛，有点胆怯。只听杨涟大声呵斥道：“大胆奴才，你可知罪？”

李进忠胆怯地看了杨涟一眼，慢慢地低下头，翕动嘴唇想说什么，但终于没敢说出来。杨涟用轻蔑的眼光看着他，说：“假传圣旨，藏匿天子，你犯了欺君之罪，哪一条都够砍你的头。可是话又说回来了，现在是特殊时期，暂且不治你的罪，希望你你要分清是非，不要再执迷不悟。”这时候的杨涟是以一身正气、趾高气扬的姿态和这个名不见经传的老太监说话的，让他做梦都没想到——就连李进忠自己做梦都没想到的是，有朝一日，这个太监居然能有咸鱼翻身把持朝政的一天，并且让杨涟粉身碎骨。

杨涟的一番话让李进忠心惊肉跳，但他转而又想，反正有李选侍撑腰做主，又是在乾清宫内，杨涟也奈何他不得。这个逆来顺受的太监，只因替李选侍传口谕时的一丝威风，就熏得他飘飘欲坠，居然有了野心，在心里幻想道：有朝一日我要得势，先拿你来开刀问斩，让你受尽人间的折磨。想到这儿，他反而飞扬跋扈地说：“我只是奉李娘娘的口谕……”

想不到一个太监竟敢猖獗到如此地步，杨涟大怒，气得脸色煞白，没等他说完便厉声呵斥：“大胆阉人，胆敢犯上作乱？”

李进忠愕然，激灵一下猛地醒过神来，扑通跪下：“奴才知罪。”（明朝贵妃以下的才人不许称娘娘。）

“我问你，太子被藏到哪里去了？”杨涟问。

“是李选侍把他藏起来的，我真不知道。”

“滚吧！”

李进忠像兔子一样转身跑了。几位大臣气得直哼哼。

“太猖狂了，等天子登基一定要严惩首恶。”周嘉谟说。

左光斗说：“他要滑头，没说实话。”

杨涟狡黠地笑笑说：“我知道。我只是想敲山震虎。”他知道李进忠肯定要把这话告诉李选侍。李选侍不放心，就会去找太子，看看是否安全，跟着他们就可以找到太子。

这时，司礼监秉笔太监王安过来了，他曾在光宗皇帝时就任司礼秉笔太监，不仅资历深，而且为人耿直，有正义感。他正为李选侍把持宫门不让大臣们进来而着急呢！杨涟对他说：“李选侍有挟天子摄政之嫌，当前的形势非常严峻。如不尽快解决这个问题，后果不堪设想。”

事实上，杨涟说的这些王安何尝不知？李选侍心怀鬼胎他心里明镜一样清楚，只不过他不善言辞，从不多嘴说话。他听完杨涟的话，说道：“几位大臣想怎样做，老奴万死不辞。”

“得先找到太子，然后把他从李选侍身边抢走，李选侍失去太子，也就没了招数。”

“你们先在这儿等着。”王安到暖阁去了，几位大臣在暖阁外惴惴不安地来回走动。

王安来到李选侍面前，对她说：“快让太子出来与大臣们见面，不过就是履行一个拥戴新天子的程序，登基后还要上金銮殿，天子早晚都得与百官见面呀！你不让大臣们与他见面，反倒输理。”听王公公这样说，李选侍也不好再坚持藏匿太子，吩咐太监田诏从偏殿一个很严密的暖阁里将朱由校领出来。

她拉着朱由校，刚到王安面前，没料到王安拉住朱由校的胳膊就往暖阁外跑。李选侍的心往下一沉，开始感到后悔。她重新拽住朱由校的衣襟，但由于王安速度快力气大，朱由校的衣襟从她手里滑落。接下来事情的发展急转而下，一切都由不得她。王安抢着朱由校出了暖阁，大臣们围成一堆正在那儿候着，见到朱由校，绷紧的神经为之一振，心里也分外紧张起来，呼啦啦跪倒高呼“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朱由校年仅十六岁，还是个孩子，爷爷万历皇帝在闭眼时才封他为太子。在他成长的道路上，从来没受过这等教育，看见一群大臣跪在面前对他高呼万岁，一脸的迷茫，不知如何是好，嘴里应道：“不敢当，不敢当！”

接下来，一场抢夺太子的荒唐闹剧在皇宫内上演了。

老太监王安以及心腹魏朝在前边开路，刘一璟抓住朱由校的左

胳膊，英国公张维贤抓住右胳膊，架住朱由校飞一样跑出乾清宫，将他扶上御辇。

事情太突然了，李选侍被眼前突如其来的事情搞蒙了，一时间没反应过来。等她反应过来时，朱由校已被他们架着跑出宫门坐上御辇，她气急败坏地命令心腹太监李进忠：“你带几个人快与我去追，务必把太子抢回来，我重重有赏。”

李进忠答应一声“遵娘娘懿旨”，就带领刘朝、田诏、王永福、刘逊、张珂几个太监飞一样从乾清宫中追出来。

眼看几个太监就要追到御辇旁边，而轿夫们却还没来到，几位大臣唯恐被他们追上将朱由校再抢回去，决定不再等轿夫。刘一璟、周嘉谟、张维贤、杨涟几位大臣此时也顾不了那么多了，把轿杠放上肩去，抬起轿子仓促地飞奔起来，直到轿夫跑来才将他们换下。刘一璟等几位老臣伴随在御辇旁边疾行，一个个累得满头大汗气喘吁吁，上气不接下气。

这时，在后边拼命追赶的太监们已经追到御辇跟前，李进忠上前用手扯住朱由校的衣襟紧紧抓住不放，一边跟着御辇跑，一边呵斥群臣：“传李娘娘口谕，召皇太子回宫，汝辈欲将太子挟持何处？”

太监们穷追不舍，大臣们亲自抬轿，朱由校哪里见过这种阵势？势不两立的争夺之战把他吓得大惊失色，瞪着两只惊恐的眼睛，看着李进忠扯住他的衣服，既害怕又厌恶，挣了几下没有挣脱。杨涟觉得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斥责李进忠说：“殿下乃当朝天子，群臣之首，四海皆仰之。大胆奴才，何等齷齪之手，竟敢扯天子衣服，放开！”

李进忠被杨涟吓住了，乖乖地松开了手。刘一璟呵斥他们退到一边去，几位大臣紧紧围绕着御辇，不给李进忠他们一点空隙和接近太子的空间。

太监们不甘心就这样失败，仍跟在御辇后面，一边追一边呼唤：“哥儿——可还——！”呼叫声听上去甚是凄惨可怜，一直追到文华殿。

文华殿外有朝廷的锦衣卫把守，戒备森严。太监们这才怅然无望地悻悻而回。来到文华殿后，朱由校虽然害怕但又觉得挺好玩的，头脑清醒，问王安：“伴伴，今日住在哪里？须得由髯阁下（大胡子刘一璟）陪我。”他这时只相信刘一璟。

王公公笑着说：“陛下英明。老奴领旨，一定把刘阁老留下来陪你住。”